

The illustration on the book cover depicts a woman in profile on the left, wearing a purple garment and a large, ornate headdress with a peacock feather. Behind her, two men are shown in dynamic, action-oriented poses. One man is in the upper right, wearing a dark, heavy coat and a hat, holding a sword. The other man is in the lower right, wearing a colorful orange and green outfit, also holding a sword.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yellowish-tan color, and the left edge of the cover is a solid blue.

龙凤宝钗缘

梁羽生 著

龙凤宝钗缘

梁羽生 著

下 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龙凤宝钗缘

梁羽生 著

(上下册)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0印张 700,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2次印刷

书号: 10089·326

ISBN 7—204—00371—3/I·53

定价: 压膜*上下二册共7.00元

目 次

- 第 一 回 客路忽闻闺阁讯
良宵初访玉人来1
- 第 二 回 情夫却有疑云布
身世方知爱意生23
- 第 三 回 无奈芳心遭误解
忍教好梦总成空53
- 第 四 回 自有雄心图大业
只凭一剑斗群豪65
- 第 五 回 无敌神鞭逢敌手
多情红粉访情郎75
- 第 六 回 异议交腾推首领
同声相应属何人92
- 第 七 回 海外异人图霸业
中原豪杰定雄盟114
- 第 八 回 剑气纵横同御侮
芳心历乱起疑猜131

第九回	云开月现真情露 镜破钗分悔意生	147
第十回	裙钗初识江湖险 财色相招恶寇来	162
第十一回	自恨身非男子汉 可怜辜负美人恩	183
第十二回	相见争如还不见 多情却似反无情	201
第十三回	鸾飘凤泊情何忍 虎斗龙争气正豪	218
第十四回	石破天惊传恶耗 云开月现露真情	240
第十五回	丐侠临终遗重托 英雄中伏遇娇娃	257
第十六回	岂有明珠投贼窟 忍挥宝剑闯情关	273
第十七回	湖海有心随侠士 荒林抱愧对红妆	291
第十八回	瓜田纳履嫌难避 道畔凝眸敌意生	305
第十九回	张冠李戴疑云起 诽谤流言意自伤	332

第二十回	有心求偶情难表 无意相逢恨更多	348
第二十一回	何堪复雨翻云手 总是牵肠挂肚情	364
第二十二回	丐帮问罪惊豪侠 魔女惩凶救爱徒	379
第二十三回	客路飘蓬孤客恨 京华倾盖两情欢	398
第二十四回	利令智昏悲失足 祸生腋肘最伤心	421
第二十五回	巧设奸谋锄异己 难全忠义苦将军	437
第二十六回	英雄会上来疯丐 比武场中识玉人	450
第二十七回	假凤虚凰留笑柄 真心实意化疑云	471
第二十八回	铁掌歼仇心大快 金章传旨事离奇	490
第二十九回	公主飞车传圣旨 将军赠马助英豪	510
第三十回	佳婿难求悲侠女 柔情何托走殊乡	537

第三十一回	心慈貌丑成良伴 计毒言甘设网罗553
第三十二回	意欲牵牛随织女 心图逐鹿负红颜569
第三十三回	识破奸谋知鬼蜮 曾经患难见真情582
第三十四回	古堡伏兵开战幕 荒山仗义救魔头602
第三十五回	救命药成催命药 无情剑遇有情人621
第三十六回	移爱作仇诬侠士 将恩为怨是奸雄640
第三十七回	喜有师兄来破阵 且擒祸首戏魔头654
第三十八回	妙计惩凶助情侣 仁心纵敌劝元戎674
第三十九回	侠义胸怀饶败寇 娇娃掌力骇凡夫694
第四十回	异国鏖兵伤大将 荒山伏甲困英雄714
第四十一回	破阵挥刀怜弱女 横空飞索救英豪728

第四十二回	瀚海风砂埋旧怨 空山烟雨织新愁	746
第四十三回	难辨恩仇心事涌 未明善恶巧言多	772
第四十四回	太惜宗师偏护短 怒挥宝剑荡妖氛	786
第四十五回	复雨翻云淆黑白 含沙射影害英豪	802
第四十六回	是非真伪应分辨 友敌恩仇总惘然	823
第四十七回	双侠被擒逢旧友 群雄聚会定新盟	838
第四十八回	挥剑自惊亲众叛 举棋翻误霸图空	854
第四十九回	灾祸频来遇魔女 死生与共劫情郎	874
第五十回	莽莽乾坤谁作主 茫茫恩怨此从头	894
第五十一回	且作沙弥权礼佛 何来使者动屠刀	922
第五十二回	翠袖香消留一脉 玉钗缘缔证三生	934

第二十七回

假凤虚凰留笑柄 真心实意化疑云

言语中隐隐含有责备之意，段克邪也是满肚皮闷气，听了史朝英的名字，更不舒服，但辛芷姑毕竟与他有救命之恩，段克邪却不能象铁摩勒那样对她不理不睬，心想：“也好，待我把真相告诉她，免得她老是將我和那妖女扯在一起，纏夹不清。”于是说道：“辛老前辈，你要打听你徒弟的下落，应该去问牟世杰。”辛芷姑道：“哦，牟世杰？是那个新任绿林盟主的牟世杰吗？”她僻处四陲，但牟世杰这两年来名头极响，她也还知道。段克邪道：“不错，就是这个牟世杰。”辛芷姑道：“为什么要问他？”段克邪道：“她作晚已经和牟世杰一同走了。”辛芷姑怔了一怔，满不高兴的问道：“她为什么跟牟世杰跑？是你得罪了她不是？”段克邪板起面孔说道：“我不想再在师傅面前，说徒弟的坏话。”辛芷姑误会了他的意思，只道段克邪是恨她徒弟抛弃了他，哈哈笑道：“朝英爱使些小性子，是有点难以伺候，但年青人吵吵闹闹，也算不了什么。她脾气过了，自然会与你和好的。”段克邪冷笑道：“我不希罕，牟世杰和她才是志同道合。”辛芷姑误会更深，倒有点为徒弟感到抱歉，心想：“莫非当真是朝英见异思迁？还是她受了牟世杰的诱惑？嘿，这可要待我见了她的面，才好问她究竟真正爱的是那一个

了。”于是说道：“你别烦恼，要是我的徒弟当真对不住你，我自会管教她。你且说，牟世杰和她跑到那儿去了？”段克邪道：“我怎知道？总之，他们是已经跑出长安了。”

辛芷姑心上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说道：“好你站过一边，切莫上来帮手。待我教训教训这个小猢猻。然后我再给你去找朝英。”

精精儿不认得辛芷姑，但听说她是史朝英的师傅，心中也不禁暗暗吃惊，但他骄傲惯了，也不肯示弱，当下傲然说道：“好呀，你既是史朝英的师傅，谅非无名之辈，你出言不逊，那只是自失身份。我不和你斗咀，咱们就来比划比划吧！”

辛芷姑忽地“噗嗤”一笑，说道：“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倒知道你是谁了。瞧你这副尊容，你是精精儿不是？”精精儿长得猴子模样，最恼人嘲笑他的相貌，大怒说道：“我又不要娶你，你管我是俊是丑？”辛芷姑自言自语道：“我曾听空空儿说过，他有个名字叫精精儿的师弟最不成材，今日一见，果然不错，哼，你用那等卑鄙的手段，对付小师弟，居然还敢和我谈论什么身份么？我本想割你的舌头，挖你的眼珠的，看在你大师兄的份上，就只打你两记耳光吧！”精精儿气得七窍生烟，喝道：“岂有此理，我倒要看你如何打我耳光？”金精短剑扬空一闪，已先向辛芷姑刺来，辛芷姑竟不理睬，出掌就打。

精精儿惯经大敌，虽然气怒，却并不暴躁，他是“未求胜，先防败”。一剑削出，未曾刺到，中途便已变招，人也移形换位，辛芷姑这一掌在一招之中藏着三个变化，只待精精儿一剑削她手腕，她便可以立即反手夺取她的宝剑，左手便掴他的耳光。那知精精儿机警非常，竟未如她所料。说时迟，那时快，精精儿闪过正面，侧身发剑，辛芷姑掌式中所藏的第二个变化也使了出来，一记“手挥琵琶”托肘夺剑，左掌中指，又从

肘底穿出，点精精儿肋下的“愈气穴”，精精儿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短剑指东打西，也向辛芷姑的“乳凸穴”戳来，那知辛芷姑还有第三个变化，只听得呼的一声，掌风从精精儿的面门扫过，热辣辣的好不难受，可是也还未曾打着他的耳光。

这个照面一招，精精儿是以两剑换她一掌，虽没给她打中，耳鼓亦已被掌风震得嗡嗡作响，倘若按照成名人物的身份，他已是应该认输了。但精精儿怎肯甘心认输，捱她耳光？辛芷姑一击不中，虽占上风，也感颜面无光，她恨精精儿招数轻薄，大怒喝道：“我若在五十招之内，不能痛打你的耳光，江湖上从此没有辛芷姑这号人物！”精精儿不识辛芷姑其人，却听过辛芷姑的名字，这才大吃一惊，“原来这妖妇是无情剑辛芷姑，怪不得如此厉害！听她的口气，她和我的师兄很有交情，只怕也不是假话了。”但他一面害怕，一面却也暗暗欢喜，心想：“一百招之内，我不敢说，五十招之内，她就想打我耳光，哼，哼，那也未必就能办到。我只要捱过了五十招，看她如何落台？谅她这样的身份，说出的话，决不能收回。那时迫她退出江湖，我精精儿的名头就更加响了。”精精儿的轻功本来极为了得，出招又是快如闪电，当下就采用游身缠斗的战术，决意挨过这五十招。

这五十招本来很快可以过去，但段克邪却没耐心在旁边等待他们的结果。他心里只有两件事情，一是助铁摩勒突围，二是寻觅史若梅。他把眼一看，见铁摩勒已稳占上风，即使未能即时突围，已决计没有危险。就在此时，远远的听得史若梅的声音叫道：“克邪，克邪！”场中厮杀声，兵器碰击声，噪耳非常，但段克邪一心等待的就是史若梅的呼唤，精神所注，一切嘈嘈杂杂的声音，他可以听而不闻，史若梅的声音他则是立即便听出来了。

段克邪一跑开，精精儿更无顾虑，有时还抢攻几招。转眼间四十招已过，精精儿数道：“四十一、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嘻嘻，我看你如何打我耳光？四十七、四十八，”突然辛芷姑一个转身，扭头便走。

这一下大出精精儿意料之外，不由得蓦地里又惊又喜。“哈，她毕竟知难而退了！”待要追上去用说话挤兑她，心里又有点畏惧，一时踌躇不定。心念未已，忽觉微风飒然，辛芷姑突然间倒行回来，其快如风！高手比斗，绝无以背朝着敌人的道理，精精儿做梦也想不到辛芷姑竟会如此大胆，重来袭击，这一下比刚才的突然退走，还更意外。

精精儿慌慌张张的一剑刺出，只听得辛芷姑一声喝道：“着！四十九！”就在第四十九招上，“啪”的打了精精儿一记清脆玲珑的耳光！精精儿那一剑刺出，辛芷姑肩头一沉，衣裳也被剑锋划破了少许，但精精儿却没有伤着她。

原来辛芷姑正因为自己没有把握在五十招之内打精精儿的耳光，而又已经口出大言，为了顾全颜面，这才冒险使用这种出奇制胜的办法。她最擅于“听风辨器”之术，闪开了精精儿的一剑，立即回过身来，左掌又是一记耳光，但这记耳光却给精精儿逃过了。

辛芷姑那记耳光打得着实不轻，精精儿半边面颊红肿起来，牙根都隐隐作痛，狼狈不堪，那里还敢恋战，慌忙就向人堆里钻。辛芷姑衣裳被划破少许，自觉赢得也不很光彩，精精儿虽然认输逃跑，她依然紧追不舍，大呼小叫的嚷道：“我说过要打你两记耳光的，还有一记，你就想逃了吗？”精精儿平生那曾受过如此羞辱，何况是在天下英雄之前？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他对辛芷姑是又怕又恨，但威风扫尽，却又不敢还咀，只好没命飞逃。

场内群豪，有许多人是刚才被精精儿在他们头顶踏过的，十之七八对精精儿都心怀憎恨，这时见他受辱，人人拍掌称快，看见辛芷姑追来，个个都给她让路。有的还在嚷道：“刚才那记耳光，我没瞧见。这次可不能错过眼福了。”唯恐辛芷姑不再打精精儿的耳光。辛芷姑得意洋洋，说道：“好，你们就定睛瞧吧。”精精儿轻功本来略在辛芷姑之上，但因人们只给辛芷姑让路，却故意拦阻他，他又不肯再得罪众人，只好以巧妙的身法，专拣人少处绕路而行，这么一来，渐渐给辛芷姑追近。

这大校场方圆数里，处处混战，辛芷姑在这边追精精儿，段克邪在另一边却没有瞧见，他也没有心情再理会辛芷姑与精精儿的斗争，因为这时他已发现了史若梅了。

史若梅、聂隐娘、方辟符三人正在重围之中冲击，段克邪叫道：“聂姐姐，史，史姑娘，小弟来了。”他本来要称“史妹妹”的，但当着这么多人，“妹妹”二字到了口边，却不敢说出来。聂隐娘笑道：“梅妹，你刚在还叫着他，怎么现在又不答话了？我们在这里，段贤弟，你快来吧！”

段克邪不想多伤性命，尽量发挥宝剑的威力，专削官军的兵器，剑光过处，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顿时闹折断了的刀枪剑戟，变成了一堆堆破铜烂铁，遍布地上。官军们发一声喊，四下散开，聂隐娘、史若梅、方辟符三人不怎么样费力，也就杀出来了。

段史二人经过了许多磨折，忽地在这样的场合重逢，一时间两人都不知要说什么话好。聂隐娘轻声笑道：“克邪，你知错了么？”段克邪自己没了主意，也不理会聂隐娘是说笑还是认真，便依从了聂隐娘的指点，到史若梅跟前作了个揖，说道：“史姑娘，我一向莽撞，有许多地方得罪了你，请你不要再生气。”

了。”史若梅想不到他真的当众认错，臊得满面通红，也只好还了个礼，说道：“我也有许多不是。过往之事，谁也不必提了。”

聂隐娘笑道：“你们多谈一会，我和方师弟给你们开路，不必你们分心作战。”史若梅虽说不提旧事，但她心上毕竟还有个疙瘩，不知不觉的就问道：“你那位史姑娘呢，怎么不见她了？”段克邪道：“你问这小妖女么？她害摩勒大哥不成，已、已跟人跑了！”史若梅大为奇怪，道：“跟什么人跑了？”聂隐娘就在他的前面，段克邪不想说出牟世杰的名字，又怕史若梅见疑，冲口便道：“梅妹，我和这小妖女从无半点暧昧？我可以发誓，若是——”史若梅的一张俏脸，红得象熟透了的柿子，连忙就拦住他的话道：“我管你和她有没有暧昧？你胡乱发什么誓？别惹人笑话啦！”后面这句，他在段克邪的耳边轻轻的说，虽是娇嗔作态，但这语气神情，段克邪再笨，也已知道她是相信了自己，故而不许他发誓了。史若梅又道：“我只问你她跟什么人走了，你怎的答非所问？”这时聂隐娘正发出一枚暗器，将前面一个军官打落马下。段克邪轻轻“嘘”了一声，说道：“说来话长，待脱险之后，我再单独说与你听。”史若梅颇觉奇怪，“这和聂姐姐有什么相干？瞧他的神气却似不想给聂姐姐知道？嗯，是了，他脸皮太嫩，想是他还有一些体己话儿和要我说，他不知我和聂姐姐比同胞姐妹还亲，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的，他在聂姐姐跟前却害了羞了。”聂隐娘打落了那个军官，回头一笑，说道：“你们尽管说吧，我不听就是。”

史若梅笑道：“真想不到你会将那位史姑娘骂作妖女，你们不是一路同行同宿的吗？”这一回轮到段克邪面红直透耳根，举起手来，又要发誓，史若梅忽地格格一笑，将他的手拉下来，说道：“你现在明白了吧，未明真相之前，怎可以胡乱思虑，我只说你一句，你就着成这个样子！你想想看，你和那小妖女

这样亲热，在旁人眼中看来又怎么样？不错，你是正人君子，但除了你，就再也没有正人君子了么？”

这番说话，史若梅是微带娇嗔，柔声道出，段克邪听了，却如受了当头棒喝！但这当头一棒，正打消了他心上的疑云，这番话话中有话，段克邪再笨也听得出来，心里想道：“我只道她另有心上之人，和那独孤宇已成爱侣，却原来是我的瞎猜疑！不错，我和史朝英的形迹不是比他们更显得可疑么？我只知为自己辩解，却不知自己也错怪了她！”顿时心里甜丝丝的，又是惭愧，又是欢喜，不知不觉的就抓起史若梅的玉手，低声说道：“都是我的不好，我冤枉了你。”史若梅道：“不，我也不对，我不应该故意气你。”双方的说话，只是稍为改动了一些字眼，刚才都已说过了。但这次重说，又添了新的内容，彼此消了疑团，更是心心相印了。

聂隐娘回头笑道：“你们怎么老是向对方认错，我听着都觉得有点臊了。”史若梅嗔道：“你说过不听，却又偷听。好，我们的话已经说完了，你有事要问克邪就快问吧。”将段克邪推上两步，笑道：“聂姐姐，你别害臊，问啊！”聂隐娘早已想向段克邪打听牟世杰的消息，被史若梅这么一说，“牟世杰”三字到了口边，一时间又不敢说出来，拐个弯儿问道：“对了，克邪，我正想问你，你是和铁摩勒同来的么？”段克邪道：“不错，铁大哥正在那边和羊牧劳恶斗。咱们快去和他会合吧。”聂隐娘道：“同来的还有谁啊？”段克邪道：“还有金剑青囊杜百英叔叔。糟糕，我只知道跟着铁大哥，却没有留心他，不知他是否陷入重围了？隐娘姐姐，你看该先去找谁？”史若梅“噗嗤”一笑，说道：“克邪，你真是个傻瓜！聂姐姐要问的，不是你的铁大哥，也不是你的杜叔叔，还有个人，你怎么忘了？”段克邪说：“谁呀？”史若梅戳了他鼻梁一下，说道：“我给你气死了，他……”忽

地停口，笑道：“也好，聂姐姐不问，你就不说！”聂隐娘性情较为爽朗，而且此时她也按捺不住了，便大大方方地说道：“我想打听一位朋友，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牟世杰呢，他来了没有？”段克邪其实早已料到她有此一问，心里不禁为她酸痛，只好吞吞吐吐的说道“牟、牟世杰么？他没有来。”聂隐娘道：“他没有来？但我听说他早已到了长安了。”段克邪道：“他昨晚离开了。”聂隐娘大为奇怪，心想：“世杰应该是和铁摩勒一同进退的，何以单独离开？”她比较老练，人也聪明，登时察觉段克邪神色不对，更是起疑，顾不得害臊，连忙便问：“克邪，你不必瞒我，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了？”段克邪道：“他没有什么意外，身上毫发无伤。不过——”聂隐娘道：“不过什么？”

段克邪道：“他身上没有受伤，不过，不过，他已是和我们分道扬镳了！”聂隐娘面色一变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段克邪道：“我和铁大哥到了这里，他则和另外的人到了另外的地方了。噢，你瞧，那不是独孤兄妹吗？咱们先给他们解围再说。聂姐姐，事情我总是要和你详细说的，可不必忙在此时。”聂隐娘疑惑不定，寻思：“克邪一向是不大会说话的人，说不定世杰只是为了别的事情离开长安，并非和铁摩勒决裂？克邪却误用了‘分道扬镳’这句成语了。”但总是觉得段克邪的神情有异，语意难明，虽然自己给他作了解释，心中仍是难以释然。但随即想道：“只要他不是遭遇意外，也没有受伤，我也就不用担心了。不错，还是去给独孤兄妹解围要紧。世杰的事，可以慢慢再问克邪。”她抬头望去，笑道：“独孤兄妹已经和吕家兄妹会在一起的了。若梅，你的麻烦我看也可以不解自解了。”

这时他们仍是在战场之中，不过官军不敢靠近聚攻诸他们而已，所以他们一面说话，一面仍是要不时的用兵器来抵挡射来的冷箭，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不敢稍有疏神。史若梅忽

道：“方师兄，你怎么啦？”原来有一支箭射到的方辟符眼前，方辟符却低下了头，竟似视而不见，幸亏段克邪及时发觉，一记劈空掌将那支冷箭打落了，方辟符抬起头来，双眼有点红润，满脸尴尬的说道：“没什么，一颗砂进了我的眼睛。”原来方辟符私心爱慕师姐，这时方始知道师姐的心上却另有他人，故此心中悲痛。不过，他的心事从未曾向旁人表露，不但史若梅不知，连聂隐娘也丝毫未觉。

独孤兄妹和吕家兄妹四人被一小队敌人围住，其中有一部份是官军，一部份是精精儿的党羽。为首的那人是精精儿的把弟奚炳达，此人是邪派中的第一流人物，用一对日月轮，擅克刀剑，武功委实不弱。独孤兄妹联手，本来也不惧他，但他却并不是只钉着一个人交手，而是给自己的同伙居中策应，忽而攻击独孤兄妹，忽而攻击吕家兄妹，所以这两对兄妹连番冲杀，都未能突围。独孤莹的青钢剑好几次还险给他的双轮夺去。

段克邪来得最快，冲入包围圈中，顿时展开快速无伦的剑术，对官军的兵器则将它削断，对付精精儿的党羽，则用剑尖来刺他们的穴道。转瞬之间，已有七八个人倒在地上。奚炳达是领教过段克邪的厉害的，见他到来，大吃一惊，不敢恋战，慌忙便逃。史若梅跟在段克邪的背后，杀了进来，双方会合。史若梅笑道：“莹姑娘，还认得你的史大哥吗？”

独孤莹嗔道：“史姐姐，你骗得我好苦！”想起自己雌雄莫辨，空惹相思，不禁哑然失笑，满面通红。史若梅仍用男子的腔调，行男子之礼，一揖笑道：“姑娘休怪，大哥特来给你赔罪了！”独孤莹笑得打跌，说道：“不害臊，还想假冒男子吗？我倒想仍把你当作大哥，只可惜有人不依呢。”回过头来，又对段克邪笑道：“说起来，我也该向你赔罪。只怪我不知道你就是史